



【齐风鲁韵】  
泰安情与莱芜怯  
吴伯箫先生的



□李皓

生在莱芜长在莱芜,个人档案上填的籍贯也是山东省莱芜县吴家花园村,可我国现当代著名散文家、教育家吴伯箫先生在世时,尤其是在其晚年的岁月里,喜欢对外称自己是山东泰安人,并且还给儿女们留下了“百年之后”将自己的骨灰“撒向泰山”的遗嘱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

追寻吴伯箫一生少小离家,辗转曲阜、北京、青岛、济南、莱阳、延安、佳木斯、长春、沈阳多地,最后又回到首都北京的坎坎坷坷经历,于诸多细枝末节事件的感悟中,用心触摸吴老生前内心深处的情感神经,我们似乎不难找到问题的答案。

吴伯箫于1906年3月13日出生在莱芜县吴家花园村一个半耕半读的富裕家庭。父亲吴式圣先后从事初小和高小教学工作,还兼任县教育局委员,有着一年四次巡视全县教育的权力。诗书传家,自小在父亲身边接受着严苛家庭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吴伯箫,1919年高小毕业后,尚不满14周岁就顺利考入了地处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。从莱芜去曲阜,泰安是必经之地。寒来暑往,每个学期都要往返,五年的求学时光里,少说也得有十多次途经泰安的机会。由此,吴伯箫对泰安便渐渐熟悉了。他觉得与莱芜比起来,这是一个更有风度、更有文化涵养的地方。

1924年夏,吴伯箫从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毕业了。由于家道中落,且叔父吴式贤正在武汉读大学,父亲吴式圣的意思是让吴伯箫成家立业,借以减轻家庭负担。可在曲阜深受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思潮影响的吴伯箫想上大学继续深造,以便将来更好地走出去“有为也有位”。因此,毕业后不久,他即满怀信心地奔赴南京,同时报考了海河大学和东南大学两所高校,结果心高气傲的他落榜

了。回到莱芜后,怅然若失一时无着的吴伯箫,正苦闷间,在曲阜孔府任教、对吴伯箫也有所了解的莱芜同乡王毓华,介绍其到孔府担任孔子第77代孙孔德成的英文教师。乐为其事,吴伯箫即刻应允。乐见其成,父亲吴式圣在满心欢喜地送吴伯箫就职之后,私下里便开始筹备起吴伯箫的婚事来。

可吴伯箫并非像父亲想的那样自此开始“成家立业”,他看重的是孔府的学习环境,他在帮家庭减轻经济负担的同时,忙中偷闲,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学业,以图来年东山再起。

依旧是很有规律地途经泰安在莱芜、曲阜间往返。兴致来了的时候,吴伯箫也曾动过顺便爬爬泰山的念头。可这种美好的愿望还未来得及付诸行动,他就被父亲“兜头浇了一盆凉水”:1925年1月的一天,吴式圣以“母亲病重”为由急召吴伯箫回家。吴伯箫急三火四地经泰安赶回莱芜,踏进家门见到的却是一脸笑盈盈的母亲。母亲告诉吴伯箫,父亲是骗他回家完婚的。

真是晴天霹雳啊!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,一切都准备好了。他在院中的石榴树下给父亲下跪,执拗地不从。无奈父亲以死相逼。怕出人命,吴伯箫只好屈从父亲,草草地走了形式(只同屋和衣而眠两晚,并未圆房)。到第三日黎明,在小城悄悄贴出反对包办封建婚姻的“告示”后,吴伯箫便“逃婚”离开了莱芜。

返回曲阜途经泰安时,失魂落魄的吴伯箫心里五味杂陈。他是爱莱芜、敬父亲的。可此时的他又是多么地怕莱芜、恨父亲啊!经此一事,他觉得莱芜是无法再呆下去了,于是更加坚定了考学走出去的决心。

1925秋天,吴伯箫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预科。

考上北京师范大学,虽然实现了愿望,也有了落脚点,但“违了父命”的吴伯箫,自知从此以后老家是很难自由进出了。封建包办婚姻铸就起一道高高的门槛;认定退了婚就对不起亲家老友、坚决不松口不毁约的父亲,像两扇厚重坚硬的大黑门,紧闭着,让吴伯箫连去开的胆量都没有。

读大学的经费也指望不上家里了。无奈,假期吴伯箫只能寄居在学校,靠课业之余做家教,靠给报纸写稿子赚稿费,来维持学业。某年春节,他甚至窘迫到了要预支稿费维持生计的窘境。

然而,久处他乡,又有哪个游子不思念生养自己的故土呢!或许是泰安和莱芜留在吴伯箫心里的

记忆太多太多的缘故,1929年9月,在尚未完成全部学业的情况下,吴伯箫竟请长假,乘车赶往地处泰安的山东省立第三中学,任职教务主任。经济上实在是太窘迫了,他既想先赚点钱完成学业,同时也无意为毕业后的就业找出路。因为泰安他熟悉啊,并且距莱芜也不远,落脚这里,总会找到回家的机会和理由的。不想,仅仅任职两个月的时间,因为国民党党棍挑动学潮风波,吴伯箫迫不得已离开了学校。

回到北京师范大学,潜心学习了一段时间后,1931年2月,吴伯箫又与同学曹未风一起去青岛谋职。靠熟人帮助,吴伯箫得以任职青岛女子中学训育主任兼英语教员。让吴伯箫庆幸的是,在这里,他结识了郭静君,并很快建立了恋爱关系,最终成为终生爱人。

与郭静君确立了恋爱关系后,吴伯箫的就业有了方向。1931年夏天,拿到大学毕业证书不久,他即赴青岛做起了《民国日报》副刊编辑,同时兼任青岛大学教务处事务员。

在青岛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,吴伯箫边工作边与郭静君谈恋爱,还业余为报纸写稿赚取稿费,直至1935年1月调往济南乡村师范学校,任教务主任兼语文教员。

1936年8月,吴伯箫又调往山东省教育厅任第一科高教股主任。这年秋天,他与郭静君在济南青年会完婚,开始了琴瑟和鸣的甜蜜生活。

新婚燕尔,正当二人憧憬着美好未来时,1937年1月,组织上又决定调吴伯箫担任莱阳乡村师范学校校长。无奈,已有身孕的郭静君,只好只身回到青岛娘家居住。

1937年春天,吴伯箫因事路过泰安。许久没到过这座熟悉的城市了,往事历历,念及在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就读时校长范明枢(泰安人)的教诲,吴伯箫特地抽出时间,一路打听着到泰山脚下的一所小学去拜望自己崇敬的先生。师生相见,交谈甚欢。后来,吴伯箫还因此成就了一篇散文《范明枢先生》,可见师生情谊之深厚。

吴伯箫在莱阳乡村师范学校的工作是富有开创性和建设性的,后由于抗战的全面爆发,在任不到十个月,学校就解体了。遣散了学生之后,经过再三考虑,吴伯箫辗转投奔了延安。

吴家花园村的不少老人都还记得,当年吴伯箫在济南工作时,在未与郭静君成婚之前,是回过一趟莱芜老家的,起因是为其母亲奔丧。在家住了近一个月,“婚约之妻”不时从面前经过十分尴

尬,父亲更是不给什么好脸色。自知内心有愧的吴伯箫,虽度日如年,但他还是坚持一忍再忍,“已经得罪过一次父亲,我真的不能再得罪他老人家了。”

为了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,自1946年1月起,吴伯箫又奉命一路北上,先到张家口,后去佳木斯、长春,又到沈阳,一路为开拓大东北的高等教育事业“打前站”,直到1954年初调回北京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。

身居北京的日子里,吴伯箫时常念及泰安、念及莱芜。无奈,父母均已过世,“婚约之妻”仍“留守”家中,他不好回!他只能不时寄回些点心和款项补贴家用,借以表达自己对“她”无法言明的歉意;他只能把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,写进一封又一封给外甥举安的书信中。

“婚约之妻”去世后,据说吴伯箫是动过回老家莱芜看看的念头的。在写给外甥举安的信中,吴伯箫也多次表达过这层意思。可公务繁忙、公干多多,吴伯箫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错失机会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后,晚年的吴伯箫,似乎是下定了决心要回故乡莱芜走一趟的,他写信给外甥举安,表示要“借应邀到山东大学讲学的机会回家乡看看”;他还与几位山东文友相约,届时“一起去泰安爬泰山”。

或许是应了“近乡情更怯”这句古话吧,动了真心的吴伯箫,繁忙工作之余,也在为回故乡做着这种那样的准备:他对进京采访他的山东记者说“抽空一定回济南、回莱芜看看”;他把对泰安的回忆和对泰山的感情,写进给泰安一中《语文小报》编辑组的回信中……

然而,天有不测风云。就在吴老十分上心地盘算着行程的时候,他被查出患了不治之症。万般无奈,吴伯箫只好将愿望写进遗嘱中,“把骨灰撒向泰山。借机会子女可朝东岳,登玉皇顶,看日出。眺望都没有到过的父祖的故乡”。

毫无疑问,对故土莱芜,吴伯箫是深爱着的!但当年违背父愿的决绝“逃婚”,又确实在他与故乡和亲人之间立起了一道屏障,虽看不见,却感触得到。越是有愧于故乡,越是有愧于亲人,吴伯箫就越不敢轻易举步。由此,在当年莱芜尚是隶属于泰安管辖的一个县的情况下,吴伯箫对外宣称自己是泰安人,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可诟病的了。他爱泰安,也爱莱芜。

编辑:向平 美编:陈明丽

